

如果让你说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字，相信一定会见仁见智，各有所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字浩如烟海，这不足为怪。

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成功，把世界目光吸引到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那历史的如椽之笔，饱蘸古墨，以遒劲不衰的中锋，在原本是幽燕荒野、华北水乡的北京，工整肃然地镌刻下一个大写的“中”字。在凝视这个伟大创意时，不能不思考，何以为“中”，“中”为何意？为什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是的，我想说的这个字，就是中轴线的“中”字。

北京中轴线，是古代中国在建设史和建筑学上的贡献。从穴居、巢居到地面筑屋，从散居到聚居，从聚落中心线到城市中轴线，世代中国人巧用自然、接续续成。中轴线蕴含天人相通的哲学思想、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规整平衡的总体布局、规范有序的形制法式、独特细致的风格呈现、和合相谐的系统构成，是建筑学上的经典范本。

那么，“中”字与中轴线有什么内在关系？

今天的“中”字，笔简意赅，却意涵有力。甲骨文的“中”字，形如旗帜直立在木杆上，上下旗面之间，留有一方缺口，示意为“中间”。《尔雅》未列专解，但释义中多处用到，为“其中”“内部”之意。《说文解字》曰，“中，内也。从口，上下通”，古义有以下通上、由外通内，以及“日午”之意。《康熙字典》里的“中”，还有中正、中的；成功、告成；应合、遭遇、要领等含义。其语义发展至今，既是一个时空、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哲学、实践概念。

## 居天地之中

取意居中。此“中”即是“中心”，是天地之中、万物之心。“居中”，是文明的萌芽、“中国”的源起。

南北何以为界，东西何以两分？“五方”以什么为圆心，“六合”靠什么分辨其位？天圆地方、四面八方离不开这个“中心”。《史记·集解》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何尊”有铭文曰，“宅兹中国”；《诗经》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尚书》《逸周书》载，“大邑”“土中”，以及“地中之国”“地中之都”等，这是“中国”的由来。国家要有国都，空间要有重心，群体要有中心。“中心”观念、“中国”意识，是邦国、国家形态出现的前提。这是观念在发芽。

中国先民的“求中”意识，是一种信仰。4300多年前，是古国时代进入王朝时代的过渡期。考古认为，今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很可能是尧的都城。尧帝通过圭尺、立表测量太阳的影子，确定这里是“地中”，于是建立了都城。这里的宫城、外城、城垣、城门、道路、功能区的布局表明，尧都是国家的雏形，是“最初的中国”。《清华简》载，舜帝“求中”于“鬲茅”，即今历山，设舜都；禹帝则“求中”于今郑州登封嵩山的王城岗，设为禹都。考古工作者在嵩山附近还发现，夏商在此附近建都众多，如巩义双槐树遗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等。商代的君王上甲微重新勘测，也认为“地中”为嵩山。西周王朝择丰镐为中，东周王朝选洛邑为中，以“中”建都。春秋时期，河南濮阳、山东定陶一带，因“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被认为“陶为天下之中”。秦汉时期开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秦汉、唐宋相继在咸阳、长安（今西安）、洛阳、开封一带建都，继承了“择中建都”的原则。金中都建于燕京（今北京），因为金人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也从此奠定了元、明、清定都北京的基础。几千年来，“地中”不断调整游移，说明中华先祖的活动半径在扩大，对天地空间概念的构建在不断完善，对天之中、地之中及天人关系的认识在加深，但万变不离其“中”。这是信仰的延续。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山川莫不以之为中。地球有轴心，宇宙有中心，凡物有内心，肉眼不可见，却无处不在。运动的圆心、旋转的轴心、人体的重心，是变幻空间的中心；中心构成轴心、形成核心，中线是中心的具化，中轴是延伸的、成长的中线，是生机灵动、有生命力度、不断发展的卷轴。“中”形成了对称、对立，是整齐布局的规则，方位从此清晰，道路从此明确。“中”是空间概念、几何定义，更是时间观念、秩序理念；是物体形态、物质存在，更是精神皈依、心灵指向。“中”向心力、伸展力的目标，是方向力、引领力的指引，是权威力、统治力的集合，是创造力、战斗力的集成。这是智慧在生根。

“中”即是“通达”，上通神灵，下通凡俗，灵性汇通通达。上有天帝

居“天极”，下有帝王居“土中”，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择中建殿”，此为上下相通、天人合一；种子破壳而出，向下生根，向上发芽，此为内外相通，一切从“中”出发，“中”也指地理上的通达，指南指北，辨东辨西，四通八达。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通过中亚、西亚，通往欧非，沟通中外；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出发，远渡重洋；茶马古道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四川雅安、陕西汉中出发，走青藏高原，连通南亚；万里茶道从福建崇安出发，携鄂南羊楼洞的青砖茶、福建武夷山的岩茶、湖南安化的黑茶，到蒙古国、俄罗斯，一路飘香；古蜀道从川渝出发，经陕甘通往印度，打通西南；长江万里，黄河九曲，大运河连通南北，国道纵横驰骋。人走八方，物流天下。有道路的畅达，才有心灵的通达。这是文化在行走。

“中”即是“家园”。甲骨文里的“中”，原本是部落氏族的旗帜，竖立在聚落的中心，民众望之而趋附。立帜为中，天下归心。从9000年前的河南贾湖、6000年前的陕西姜寨等聚落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郑州大师姑等夏朝遗址，到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殷墟遗址，再到西周丰镐宗周、东周洛邑成周遗址，秦代的咸阳、汉唐的长安和洛阳，都是曾经的家国故园。那里有城址、宫殿基址、墓葬、青铜器和玉器、陶器、刻画符号和文字，那里有原始的农业经济、生产工具和贫富差异、阶级分化，那里有象征王权的玉戈、玉钺、玉戚、玉牙璋，以及军队、兵器、城防设施，见证了从以祭祀为中心的古国时代、王权军权为中心的王国时代，到天下统一的帝国时代的发展。这是思想在成长。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大地幅员辽阔，从中原腹地到西域荒漠，从京畿重地到边陲小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一统”观念镌刻在中华文化的基因里。天下一统理念、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国土不可分；平在四方、稳在中央，国家不可乱；多元一体、中华一家亲，民族不可散；后浪推前浪，陈叶培新叶，文明不可断。公元1771年，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一个半世纪的蒙古族土尔扈特开始东归清王朝的史诗般历程。他们挈妇将雏、扶老携幼，向着东方，向着祖邦，踟蹰前行。一路上缺衣少食，饮冰餐雪，屡遭强大的沙俄、强悍的异族围追堵截，战死、饿死、病死无数。17万人浩荡出发，历时8个月、行程上万里，到达新疆伊犁河畔时，只剩下衣衫褴褛、伤痕累累、泪眼巴巴的7万人。泪血铺就回家路，一枕长哭痛断肠。家园犹在，故土不弃，心便有归宿。这是乡愁在奔走。

“中”是天地之中，也是文化的中心。在《山海经》《禹贡》《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淮南子》的记述里，远古的昆仑山曾是“万山之祖”“天地之中”“天之中柱”“地之中央”，是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开辟的家园，是周穆王和西王母对歌对诗、赠丝赠玉的瑶池。在西出阳关、戈壁茫茫的丝路上，敦煌是文化的中心、文明的驿站，中华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在这里推杯换盏，各种宗教在这里共赴盛宴。这是文明在交融。

当今中国，首都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是中华儿女心系之地。中国公路“零公里点”标志，坐落在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前的中轴线上，“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代表4个方向、28颗星宿，64个方位。这里是辐辏中国的中心，中国干线公路起点从此有了象征性的标志，通都大邑、偏远村镇从此知道自己的位置，高速、国道上飞驰的汽车从此记住了自己的里程。丝路迢迢，千年同风；海外侨僑，万里归途。所有的指针，向着家的方向。这是祖国在心中。

## 秉万事之中

取意秉中。此“中”即是“公理”，是公平、公正、公道的总和。“秉中”，是处理万事万物的法则。

《尚书》曰，“允执厥中”，“中”是帝王之道；殷墟卜辞中，商王居“中商”而立，有高于四方之意，有中兴殷商之寓，中国第一部辞书《尔雅》中“殷”即有居中之意；周文王告诫儿子周武王，《易经》的核心是“求中”；周成王向天祷告，“宅兹中国，自兹及民”，身居中央之上，当为天下之民；《论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居其所，众星参北斗，以之为中；《左传》曰，“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居中”“秉中”“求中”是政政的核心观念；儒家的“守中”也通墨家的“节用”，告诫福不可享尽、利不可占尽、话不可说尽、苦不可用尽；时运否极泰来，人生苦尽甘来；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守中而致和。这是治世之要诀，也是人生之秘籍。



从左至右分别为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中的“中”字。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河山锦绣

# 一个中国人必须记住的字

刘汉俊



8月12日，从景山上沿北京中轴线向北眺望鼓楼。

新华社记者 李鑫摄

“秉中”讲求“公正”。晋朝《傅子》曰，“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才能有好的制度。《吕氏春秋》曰，“公则天下平”。天下为公，万物并育生发，天地并行不悖。民为邦本，中正才是本；为政以德，“中”即是正；自强不息，强在中；厚德载物，道在德中；讲信修睦，“中”即是诚；亲仁善邻，内有仁而外有德，德不孤则必有邻。

“秉中”讲求“中和”。《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只有“执两用中，守中致和”，才能行稳致远。《尚书》曰，“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以“中和之道”教育民众。《管子》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强调和合并举。遵中华之正统为“中”，守正即是“守中”；融各文化之优长以“和”，求和就是追求多元一体，寻找最大公约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是中华民族的和合观。

“秉中”讲求“融合”。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北魏洛阳城、金朝汴京城，以及作为金中都、元大都、清都城的北京城，承袭了汉民族《考工记》的“中和”理念。北京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清朝时乾隆皇帝以“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理念重修以祭。中国历史上共有460多位帝王，历代帝王庙选择188位圣贤帝王入庙供奉。这其中，既有三皇五帝，有汉民族帝王，也有鲜卑族的北

城壕、中心轴线，都是线条的交叉、穿透、聚散，是形体的组合、聚合、集合，是色彩的明示、搭配、呼应，装饰的是美，支撑的是力。美轮美奂的建筑，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与“和”。

譬如书法，中锋取质、侧锋取妍，亦中亦和。笔下中锋才有势如破竹，力透纸背才能入木三分，间架结构与布白章法都是风景。白纸黑字，写尽万千世界，书法是富有表现力的艺术，讲求协调、和谐、平衡、匀称，讲究动与静、大与小、宽与窄、粗与细、庄与谐、收与放、疏与密、浓与淡的互倚相谐，锋芒与圆润兼有，浓墨与飞白并用，提按有节奏，运笔有旋律，既端正大方又灵动多变，既流畅直下又圭角不露。“中”是精神的骨架，“和”是艺术的翅膀。雄健威蕤的书法，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与“和”。

譬如音乐，“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以和谱为“中”。《周礼》主张，要用音乐所表现的“中、和、祗、庸、孝、友”6种道德来教化人，用不同的音律，敲击不同的臣弦；《淮南子》认为，音乐能使君臣和睦、父子亲近；朱熹注《尚书》则曰，音乐能“动荡血脉，流通精神，养其中和之德”。孔子拜师于苌弘、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感受舜帝的崇高风范，“和”是艺术的翅膀。雄健威蕤的书法，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与“和”。

譬如中医，调理经脉、气血、精神，是“治心”。中医学原理把人的五脏作为系统中心，把人的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器官组织作为系统，构成一个表里关联、上下沟通、标本相关、彼此作用的整体；用望、闻、问、切等诊法，分析病因、辨清性质、确定治疗方法，体现了联系性、整体性和辩证法。中医学理论所蕴含的“精气学说”出自《黄帝内经》，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精气是人体生命的根本和动力；“气得和则为正气”，提振人的“精”“气”“神”，这是对古代哲学思想的丰富；其“阴阳学说”则来自《易经》。这种对立统一，可以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故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深化了古代哲学关于矛盾的观点；其“五行学说”源自西周末年的“五材说”，用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原理，考察人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表等，这是对古代哲学关于物质运动、变化规律等观点的应用。中医的诊法指向“中”，疗效为了“和”；中医中药的临床应用，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实践和文化自信。博大精深的中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与“和”。

“秉中”讲求“分寸”。这是取材的尺度，更是治世之道。《新语》云，“屈申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以离度”，此“法”与“度”，便是“秉中”。“中庸”之“中”，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中庸”之“庸”，是平常常事，自然而然，切合实际，易于施行。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是最高道德境界；程颐认为，“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强调“中”是认识、改造世界的定理；《诗经》曰，“鸛鸣翼翼，四方之翼翼”，京师大邑那恭敬和谦的模樣翼翼然，是天下都邑效仿的榜样。“中”是法则、准则、标准，是规律、规范、规制，是对公利与私利、整体与个体、大局与局部的衡量和把握。周敦颐认为，“优柔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主张非暴力、非极端；《淮南子》曰，用人像用材，“大小修短”“规矩方圆”“殊形异材”各有所用，君子当“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这“七可二有”，是为人处世的分寸尺度。“中庸”是“执两用中”，而不是“执一”“执偏”，更不是平庸浅薄。“折衷”“调和”是对中庸的误读，“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是对中庸的曲解。

“秉中”讲求“诚信”。“中”有内部、内心之意。《周易》曰，“有孚中行”，即要施信于人、持守中道。此“孚”，乃信用、信服、诚信之意。“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像圣人一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天地讲诚信，“四时不悖”；日月讲诚信，“昏明在常”；君王讲诚信，“万国以安”；诸侯讲诚信，“境内以和”；君子讲诚信，“厥身以立”。“极高明而道中庸”，是最高境界。

譬如建筑，是关于线条和色彩的艺术。无论是横直、方圆、长短，还是高低、粗细、繁简；无论是梁、柱、脊、枋、檐、斗拱，还是架、榀、廊、道、城墙；无论是宫殿庙堂、亭台楼阁，还是街弄里坊、道路

城壕、中心轴线，都是线条的交叉、穿透、聚散，是形体的组合、聚合、集合，是色彩的明示、搭配、呼应，装饰的是美，支撑的是力。美轮美奂的建筑，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与“和”。

## 奉大道之中

取意奉中。此“中”即是“大道”“公道”“道义”。“奉中”，是对“道”的遵从与敬奉。

“地中”“土中”“天地之中”，是“中国”的由来。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是替天行道、主宰万物、协和万邦的至尊之位。居中央以治四方，柔远怀迩，万邦臣服。从夏朝到清朝，“中道”观源远流长而代代相传。典籍载有“帝誉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尧帝传位于舜帝，告诫其“执中”“守中”；舜帝传位于禹帝，告诫其“允执厥中”；周文王留给周武王的遗嘱，名为《保训》，通篇贯穿一个“中”字。“中”一直是古代帝王治国理政的理念。

纵观历史，奉“中道”者兴，弃“中道”者衰，逆“中道”者亡。是故，《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中国古代哲学的至高范畴是“道”，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道”字出现70多次。“道生万物”“道法自然”，突破了商周时期天命神学的桎梏，从哲学层面揭示了存在的真谛；“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指明了道之高贵、善之本性；“无为而无不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标注了修身治身、成就天下的品格。“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在这里，“中”是“空虚、无为”。为民则不唯争、不妄为，为官则不使民争、民盗、民乱、民怨。世之美丑、有无、贵贱、高低、生死、先后、长短、大小、高下、明胜、胜败、亲疏、刚柔、强弱、福祸、荣辱、善恶，相形相倾、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皆有“道”在其中。

中华文化指向广阔、内涵丰富且特征明显。“讲仁爱”讲的是公平，“重民本”重的是根本，“守诚信”守的是道义，“崇正义”崇的是公正，“尚和合”尚的是中和，“求大同”求的是和谐。孔子的仁政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孟子的仁政与王道、民贵君轻、重义轻利；董仲舒的“大一统”“天人感应”“以德治国”；张载“横渠四句”的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之绝学、万世之太平；朱熹的“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陆九渊的“心即理”，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道中之“道”。中国古代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在“道”上探寻前行之路、找寻思想之宝。

对公道的倡导、对公众的尊重、对公利的维护、对公序的遵循，是“道”的追求，“德”的要求。大道至善，善不论大小，中正维纲，衡仪左右。《礼记》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是本质存于“中”，道是天性发于“中”，教是自修守于“中”。齐家治国平天下，明德为要，修身为本，修身的关键在“守中”，“守中”是“行道”的前提。

万物皆有“道”。建筑是载人之物，更是载“道”之体。作为礼乐、礼仪、礼制的重要标志，中轴线是礼乐文明的显示。北京中轴线规模气势恢宏、空间序列分明、景观秩序井然，是凝固的旋律、和谐的曲调，彰显了中国式的美学精神和“中”的理念。

建中立极，天下归心。几百年来，北京中轴线亲历了许多政治景象、文化现象、文明气象，见证了诸多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历史性事件，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封建王朝逐渐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历史性变革，见证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是世界历史的轴线、人类文化的坐标之一。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与发展，昭示了国之大道、人间正道。

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在北京中轴线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从尧舜禹、夏商周走来，沿着这条文明线，我们能读到中华民族灿烂悠长的入类史、文化史、文明史，体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它从智慧中走来，沿着这条文明线，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的萌芽和成长，感受到中华先民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体悟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它从融合中走来，沿着这条文明线，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各民族兄弟走到一起的过程，看到古老的中国，一统是目标、统一是信念，体悟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它从多元中走来，沿着这条文明线，我们能回看到各种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景，回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胸怀，体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它从和合中走来，沿着这条文明线，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的力量、合作的力量，欣赏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景象，认识到中国对世界文明、人类发展的贡献，体悟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百川东到海，万径总归心。大路朝天，大道在心，人人心里有“中”字，中国走在自己的道路上。